

中日历史上的历次死磕

中日历史刻生死胜负

王告 著



从未有一本书能
如此客观记录中日历史！

外交学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生教授倾情推荐并作序！

中日关系为何
如此纠结？
源于何时？
中日历史上有哪些
恩怨情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日本！：中日历史上的历次死磕 / 王浩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399-4545-3

I. ①日… II. ①王… III. ①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①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9400 号

书 名 日本！日本！：中日历史上的历次死磕

作 者 王 浩

责任编辑 黄孝阳

选题策划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545-3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序

前言

序章 日本是张弓

- 一、是日本人祖先又怎样
- 二、一群化外岛夷而已
- 三、桃太郎的冒险

第一章 白江口的硝烟——唐日之战篇

- 一、朝鲜半岛是个火药桶
- 二、前有苏定方，后有刘仁轨
- 三、海上赤壁之战
- 四、揍出个超级“唐蜜”

第二章 单于折箭——蒙古袭日篇

- 一、不驯的岛国
 - 1. “无礼大汗”碰上“无礼武士”
 - 2. 谁敢与我“一骑讨”
 - 3. 一个小武士的奋斗史
 - 4. 元舰一夜消失了
- 二、大军覆灭岂因神风
 - 1. 无边石墙挡住了蒙古铁骑
 - 2. 大风起兮舟飞扬
 - 3. 可恨的神风
 - 4. 老僧也为避秦来

第三章 驱之不散的恐怖分子——明代抗倭篇

一、大明皇帝和日本的那些事儿

1. 朱元璋最恨日本人
2. 你无礼，我不征
3. 日本国王臣源
4. 顺则朝贡，逆则为寇

二、倭寇的真面目

1. 到海外抢钱去
2. 真倭和假倭
3. 僵尸真人版
5. 抢钱，抢丝棉，抢人口

三、官军捉贼？那是谣传

1. 倭寇都是老游击队员
2. “盔甲鲜明”打不过“光屁股”（上）
3. “盔甲鲜明”打不过“光屁股”（下）
4. 五十三个倭寇攻打南京
5. 谜一样的夏天

四、那些杀倭寇如草芥的牛人

1. 刀是好刀，人是凶人
2. 张公一斧
3. 僧兵的大铁棍

五、三个冤死的统帅

1. 倔书生朱纨
2. “天下冤之”的张经
3. 被严重误读的胡宗宪（上）
4. 被严重误读的胡宗宪（下）

六、冒险家的下场——王直之死

1. 海外逍遥王
2. 最值钱的人头

3. 吾何罪！吾何罪！

4. 余音，岑港之战

七、戚家军，一个天才的作品

1. 戚家最好的财产

2. 一抛拐猛几依倒

3. 招了一群乌合之众

4. 大画家戚继光（上）

5. 大画家戚继光（下）

八、戚继光不孤独

1. 终结者

2. 倭寇不敢复窥八闽矣

3. 最伟大将军的寂寞

第四章 三千里江山的死斗——万历朝鲜战争篇

一、史上最大倭寇丰臣秀吉

1. 吾欲假道贵国，直入于明

2. 出身微贱的天下人

3. 大丈夫当用武海外

二、朝鲜两月亡国

1. 十五万恶狼闯进羊圈

2. 小西行长“神兵”天降

3. 加藤清正和女真人打了一仗

4. 天皇移驾北京吧

三、天兵下凡了

1. 海上怪物李舜臣

2. 万历皇帝的气性

3. 予观倭贼如蚂蚁耳

4. 老江湖登场

四、白马渡江

1. 李家多佳木，为首一棵松

2. 兵临城下

3. 围攻平壤（上）

4. 围攻平壤（下）

五、临风痛哭李如松

1. 恶战碧蹄馆

2. 金甲倭的那一刀

3. 老爷不智不信不仁，而可能用兵乎

4. 一边和谈，一边屠杀

六、谁敢横刀立马

1. 两个聪明人和一群傻子

2. 王京告急！

3. 稷山，勇将的战场

4. 微臣不死，则不敢侮我矣

七、血色围城

1. 为了鼻子而战

2. 饿杀岛山（上）

3. 饿杀岛山（下）

4. 吾身露珠消逝，往事宛如一梦

八、石曼子和刘大刀

1. 鬼石曼子的萨摩兵

2. 刘大刀单骑擒敌

3. 明军中的外国兵（上）

4. 明军中的外国兵（下）

九、最后的审判

1. 露梁海，日本人的坟墓

2. 可怜忠义李将军

3. 尾声

第五章 坠落的龙旗——甲午战争篇

一、袁世凯把大清拖上了贼船

1. 七颗人头杀出个朝鲜监国
2. 当冒险家碰上大骗子
3. 日本，连市井流氓都在请战
4. 李鸿章：我不先开仗，日本不好动手

二、丰岛和牙山的悲喜剧

1. 谁开了第一炮毫无意义
2. 双旗将方伯谦
3. 悲壮高升号：步枪和舰炮对射
4. 牙山之战，大家都“捷”了

三、男子汉和孬种

1. 平壤城下，两军谁更强
2. 野津道贯和左宝贵：两个硬汉的死斗
3. 白旗挽救了日军
4. 马拉松选手叶志超

四、啊，黄海

1. 大清也曾阔过
2. 天皇减餐买吉野
3. 大东沟，狭路相逢！
4. 邓世昌，撞志未酬身先死
5. 定远为什么击不沉啊
6. 假如重新打一次

五、从鸭绿江到旅顺口

1. 三万大军是纸糊的
2. 日本人送给老佛爷的寿礼
3. 铁打的旅顺被爆了菊花
4. 连老天爷都哭了

六、日军战斗力之谜

1. 淮军的枪炮比日军先进
2. 矮小而强悍的日本兵
3. 死亡是如此美丽

4. 日军眼里的清军

七、威海卫，沉没的北洋水师

1. 从“猛虎在山”到“龙困浅滩”

2. 两封奇绝的劝降书

3. 最后的铁甲舰

4. 日军鸣炮，为丁提督送行

八、马关，一个民族的伤心地

1. 迁都抗战，清廷有这个勇气吗

2. 流产的计划：奇袭日本东京

3. 春帆楼，大清是条美味的河豚

4. 李鸿章，一个王朝的殉葬者

后记

前言

我的电脑硬盘里有一首很好听的曲子——《英雄的黎明》，这是日本著名音乐人横山菁儿为卡通电影《三国志》所作的开篇曲。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这首融合了日本东京男声合唱团的哼唱，和二胡、古筝、琵琶等中国民乐的曲子，刚柔相济，既有雄浑大气的厚重，又有婉转低回的优雅。悠远沧桑的曲声中，恍惚觉得，那段金戈铁马的三国时代是美丽的。

但再美妙的乐曲也不能化解战争的戾气。外交对峙唇枪舌剑，军事抗争刀光剑影，日本和中国恨时多，爱时少。

从公元 238 年邪马台王国的使者第一次步入魏明帝的宫殿，两国的正式交往至今已近两千年。两千年是什么概念？北极的冰川都开始融化了——两个国家的隔阂却依然如我们相隔的大海一样广阔。

为什么两个同根同源的民族，两千年来如此怒目而视？

爱国、忠君、勇敢、朴素、勤劳——我们的道德、义理多么相近；文字书法、诗词俳句、品茗赏花，我们的文化多么相通。日本民族的远古痕迹，只能在中国的史料中寻觅，中国的汉唐古风，却在日本源远流长。

唐代有个诗人，他的诗在《全唐诗》里仅录一首，却成千古绝唱。

张继的《枫桥夜泊》。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中空灵而阔大的意境，千载之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扉，日本人更是争相吟诵，一首诗力压李杜。对日本汉学很熟悉的清代学者俞樾说过：“其国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

张继在写这首诗的一百年前，中国和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兵戈相见。白江口海战，既是军事上的一场狭路相逢，也是两个东亚强国在历史隧道里在所难免的狭路相逢。

强盛的唐朝毫无悬念的打胜了，唐朝就像一个仪态万方、包容万象的贵妇人，吸引了世界上无数民族顶礼膜拜，日本人也恭恭敬敬的乘着海船，成为聆听钟声的异乡客。

整整两千年，日本是中国永远的异乡客。

作为一个被海洋包围的孤岛，日本人比大陆人面临着更险恶的生存问题。地震火山、台风海啸、频繁战乱、地少人多，日本人在一生悬命的严酷环境里，养成了守纪律、服从、勇

敢、认真的民族性格，同时也激起了对大陆的觊觎与不甘：为什么那些凡人的民族却拥有那么多土地，而神的子孙只能呆在小小的岛上？

十三世纪蒙古人的铁蹄来袭，终于把日本民族骨子里的暴戾和狂野的一面彻底激发。在此之后，日本无义战。

明太祖朱元璋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但你不征他不代表他不征你，先是“髡头跣足，手舞双刀”的倭寇像吸血蝙蝠一样，对中国沿海烧杀掳掠；接着是丰臣秀吉的“假道朝鲜直入于明”，悍然出动大军，把战火烧到了朝鲜，和明朝打了一场互耗国力的七年战争。

而到了近代，日本走上了维新改革的高速公路，中国却固执的坚守着几千年的老牛破车。甲午战争，幅员辽阔的大清败给了蕞尔小国，同时第一次使得中日关系失去了平衡——那是对民族自尊的当头一棒，以一种粗野和傲慢的姿态。

我们裹足不前，我们勇气不足，我们输了。

这以后，九一八的枪声，卢沟桥的炮声，南京的哭泣声，中华民族在声声入耳的悲痛中饱受摧残，浴火重生。

不算北方游牧民族，中国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对外战争史，几乎就是一部和日本的争斗史。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留下如此痛彻心扉的深刻屈辱。

孟子用他圆通的智慧告诫我们：“国无外敌者，恒亡。”人不自强，必有外侮。有日本这样危险的强邻虎视在旁，中国人敢不打起十二分精神？

今天，在机器猫、樱桃小丸子、火影忍者占据我们孩子的脑海时，我们的课本里，还坚持保留着“歌唱二小放牛郎”的篇目——我们实在不能忘却，不敢忘却。

比忘却更可怕的是不愿、不敢正视自己和对手。数数我们周围有多少人，直到今天，对日本的观感还停留在两千年前：小小岛国、区区倭寇、无耻变态……嘲笑一个无数次侮辱过自己的敌人，就是对自己的嘲笑。无数次历史的血泪教训，还不够沉痛吗？中国文明如此优秀，但我们在一次次国家民族危难时暴露出来的内耗、散漫和懦弱，有多少中国人勇于彻底反思？日本人固然狭隘残忍，但他们展现出来的纪律、勇气和坚忍，有多少中国人敢于大声承认？

历史是一条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不竭河流。翻开下面的篇章，且由我陪伴您一起踏入这条河流，感受风雨沧桑。

序

在浮躁的时代讴歌英雄

周永生

严谨、凝练、言简意赅，尽量不加入作者主观的评论，但在客观上却透露出对历史规律的阐释，承载着一种道义的厚重、历史的责任，这是中国历史著作传统的主流风格。孔子著《春秋》、左丘明著《国语》、司马迁著《史记》都是如此，他们被后世长期推崇，所谓微言大义，凝重、深刻的“历史”代表。

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餐文化的时代，一切都变得难以平静，人们的内心世界充满了躁动不安的因子，已经很难有心思去眷顾那些微言大义的典籍历史。即使偶尔看到，也难以在简约的词句和奥义的话语中体会到思想者的深邃。于是，风格活泼，嬉笑怒骂，在本真历史的基础上尽情发挥，自由驰骋，攀援比附，以历史史实的故事而引人入胜，以作者思想直接引导读者的历史读本大行其道。王浩的这本《日本！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应孕于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都想充实自己，人人都想成为通才，没有时间去专精于一门，在短时间内就能拨开历史深奥的面纱，让急于求成的人们一饱眼福，振奋止渴的著作。

中日两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历史和现实中，将两国戏说成是君臣、师生、冤家、对手、伙伴等关系模式都不为过，都有历史的基本事实作证、为凭。作者抛开了这些略显凌乱和冗杂的关系模式，专从中日两国的“较量”视角来看待相互关系的历史，展开了以唐朝支援新罗之战，元朝东侵日本之战，嘉靖年间的抗倭之战，明朝帮助朝鲜恢复山河的万历之战，清朝遏制日本并吞朝鲜的甲午战争为题材、一幅幅壮丽的历史画卷。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将中日两国看作是永远的仇家。战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般都属于较为短暂的“瞬间”，和睦共赢才是为邻之道。正因为战争的集中性、残酷性和巨大的破坏性，我们才更应该从中总结和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尽量防止战争的发生，如果战争必然强加于我们，那么，我们必然要代表正义去赢得战争，这才是我们研究战争历史的要义。

战争往往集人祸之大成，发端于嗔恨与暴虐，充满了贪婪与邪恶。但是，正因为有贪婪与邪恶，才能够更加彰显正义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芒。因此，在每一次大的战争中，都有史诗

般的英雄凌空出世，去匡扶正义，去替天行道，去舍己而利人。这说明人性的正义还没有泯灭，饱受苦难蹂躏的人心还存有天良。作者虽然有时刻意去描述战争中技术上的优劣，多重关系的迷乱，以便使历史情结更加符合于历史的真实，但是也没有忘记讴歌善良、正义和舍生忘死的英勇，尤其是努力去描绘那些还有缺陷、也并非完美，但却值得后人膜拜的英雄。那么，究竟什么才算是英雄？笔者以为，英雄者，不论身形的高矮，技术的优劣，也不论是冲锋陷阵，还是帐幕中的帷幄，更不论国别、男女亦或老幼，只要是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哪怕仅仅是一种闪耀，一种光芒，都可以在这一点上称之为“英雄”。但毫无疑问，我们更加崇尚类似于戚继光、李舜臣那样英勇无畏，除暴安良，匡扶正义，廉洁自律，忠君爱国，智勇双全，而近乎于完美的英雄！让历史也赐予一些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吧！以英雄的光辉感染我们还有很多肮脏的思想，以英雄的业绩荡涤我们沉迷于自我为核心的灵魂，以英雄的精神激励我们在污浊中清净，在呃逆中善良，在愚痴中增长智慧，在怯懦和卑贱中塑造忠勇，利国、利民、利他，优先于公义！这才是我们读史的真谛！

2011年3月26日于外交学院

周永生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导、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商务部聘任专家、中华日本学会理事

东亚和平与发展战略论坛首席研究员

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

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序章 日本是张弓

从空中俯瞰地球，日本很容易被发现：亚欧大陆东头的大海里，悬浮着一个孤零零的岛国。

从形状上看，日本列岛就像一张弓，一张蓄势待发的弓。但在原始的古代日本，他们只是大陆母亲的游子，迫切需要中国文明的滋润，献贡求封恭顺之至。而一旦羽翼丰满时，这张弓将搭上武力扩张的箭，毫不迟疑的向大陆发射。

一、是日本人祖先又怎样

日本民族的起源，一直是笔糊涂账。

日本学者坚持认为日本人素来是同一人种，但这“同一人种”从何而来？显然不可能凭空从日本列岛像蘑菇一样冒出来，再往前追溯的话，落脚点只能在大陆。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日本民族是由亚洲各地的移民——中国汉族、北方的通古斯人和阿伊努人、马来人、印支人融合衍变而来。

日本列岛山地多，平原少，资源贫乏，火山、地震、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不断，为了生存，在远古的某个时段，操着不同口音、长着不同样貌的移民们，聚集在一起采果、捕鱼、狩猎——日本的先民们开始了艰难的生存史。

说到历史，日本人自己写的远古史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神话。拿日本8世纪成书的《日本书纪》来说，第一、二卷记述的是虚无缥缈的传说，第三卷《神武纪》才正式记载了日本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因为实在找不到这位天皇的一丁点详实证据，《神武纪》上只好含含糊糊地称：“神武天皇不生长于日本，乃乘天盘船自高天原飞降者。”这个看上去像外星人降临的解释，显然不能说服现代考古学家，但千百年来的考证，还是不能确定这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神武天皇是不是真实存在。

到了近代，香港学者卫挺生出版《日本神武开国新考》一书，第一次惊世骇俗的提出：神武天皇就是中国秦代的徐福。

徐福东渡的传说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载道：公元前210年，齐地（今江苏连云港市）方士徐福奉秦始皇之命寻找“不老药”，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携带“五谷子种”，乘船泛海东渡。徐福东渡没有找到不老药，却发现了“平原广泽”，唯恐回国遭杀身之祸的徐福便长居于此，不再复返。

司马迁记载的“平原广泽”是哪里？《三国志》和《后汉书》都称在“会稽、东冶之东”，

这和日本的方位是相符的，而到了中国的五代时期，《释氏六帖》里第一次明确指出“平原广泽”就是日本。

日本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也有早期秦民不堪国内苛政和战乱东渡日本的记载，不过没有提及徐福。

卫挺生综合了史料记载和日本出土文物的考证，得出这样的结论：徐福到达日本后，给日本带去了先进的文化技术，使日本从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时代，一跃而到了精美的青铜器时代。徐福向日本土著传播农耕知识和捕鱼、锻冶、制盐等技术，还带去了医疗技术等秦朝先进文化，深受日本土著敬重，从而奉其为首领——神武天皇。

“徐福天皇说”在日本很有人脉，很多知名人士都认同这一观点。不过日本人看待徐福的“国籍”很圆通：“就算是真的也没什么，既然徐福抛弃了秦国选择了在日本定居，本人又为日本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那他就无异于日本人了。”怀着感激之情，日本人甚至考证出徐福是从日本的和歌山县新宫市登陆的。至今新宫市每年都有祭祀徐福的节日，到了那一天，日本男女老幼身着和服手持彩灯，用各种虔诚的活动纪念这位先民，当地的徐福墓和徐福神社至今香火不绝。

为了确认徐福和日本人的关系，日本有考古学者另辟蹊径，他们研究比较了日本人和中国江苏连云港人的头盖骨，结论是：头盖骨惊人的相似。可惜没有史料表明徐福死于何处，日本的徐福墓只是座纪念性质的空墓，否则较真的日本人真会拿骨头做DNA测试。

无独有偶。八十年代，日本人类学教授鸟越宪向外界宣布：“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他的主要证据是在云南的少数民族考察中，发现了所有婴儿的臀部有胎斑，而这和日本人有臀部胎斑是一致的。

头盖骨和臀部胎斑的相似，其实都是旁证，不能对日本人到底源自何方做最后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日本人对谁是自己祖先这个话题，表现得比较坦然，因为日本人普遍对本民族有自豪感，认为学习外来文化并不丢脸，祖先是外来人也无所谓，关键是现在的日本在世界上不落后就好。这种淡定，其实包含着潜台词：让不自信的民族去拘泥自己祖先的光荣吧。反过来，中国人如果凭借这些虚幻的“日本祖先是中国”而暗自得意的话，才真的会被日本人小看。

乘飞船降临的外星人也好，有臀斑的云南少数民族也罢，在中国古代，从不曾有人对这个远隔重洋的小小岛国投去过认真关注的目光。

二、一群化外岛夷而已

古代中国对岛国日本的了解少得可怜，除了地理上的客观原因，更多出自优势文明的自

信心理。在那时的中国人思维意识里，没有“世界”这个概念，只有“天下”，而天下就是中国！中国之外的犄角旮旯当然也有些小国，那都是蛮夷。朝鲜半岛的诸多小国已经是天下边缘了，远在朝鲜之东的日本算哪根葱？一群化外岛夷而已。

汉、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称日本为“倭”，汉光武帝曾赐日本国王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就“倭”这个词本身来说，并不含贬义，《说文》的解释是：“倭与委义略同。委，随也。从也。诗曰：周道倭迟。”

现存文献中以“倭”指称日本的最早记录是《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乐浪”是汉武帝时在朝鲜半岛所置的郡，其海中之国当指日本无疑。到了三国时期，陈寿在《魏志·倭人传》里第一次比较详细的记载了日本，从他的记载里，我们知道大概3世纪的时候，在日本列岛上出现了一个统治着30个小国的邪马台王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在魏晋人眼里，日本还是个靠“鬼道”来“惑众”的原始部落。

日本邪马台王国时期，中国正值纷乱的三国时期。当时邪马台王国主要是经朝鲜半岛，和控制中国北方的魏国进行交往。

公元238年（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在位期间），邪马台女王卑弥呼第一次派遣使者，带着男女生口10人、土布2匹到达魏都洛阳。见远夷来朝，魏明帝曹睿很高兴，封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以丰厚的金印、锦缎、白绢、铜镜、铅丹等物。

自此，日本一直保持着对陆地大国的恭顺，一直到中国陷入空前大动乱的南北朝时期，日本列岛的“倭五王”还是通过使者，向南朝的刘宋政权贡献方物，并要求封号，刘宋的皇帝顺水推舟，封之以“安东将军、倭国王”。

隔着无边无垠的大海，中国对日本没有领土要求，没有资源要求，没有文化要求。对中国皇帝来说，这个遥远的东方岛国还算恭顺，能按时请安纳贡，所以时不时封个王赐个印什么的。日本也乐于接受，因为对经济文化军事远远落后的岛国居民来说，中国是先进文明的发源地，把自己纳入中国的文明圈是非常重要而且有面子的。

综合一下隋唐之前的中国史书来看，日本在中国人的眼里大致是这样的：有国王统治，贵贱等级严格，跣足椎髻，礼节古怪，耕种禾稻捕鱼蛤为生，嗜酒，妇女不淫，无盗贼。

看上去，日本基本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国寡民形象，尽管原始，但没有丝毫冥顽好战的样子。可惜，这不是事实。

三、桃太郎的冒险

日本有个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桃太郎的故事。故事主角桃太郎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

堪比中国的孙悟空。

桃太郎故事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一对老夫妇没有孩子，过着贫穷的生活。有天老奶奶在河边洗衣服，捡到了一个桃子，桃子里蹦出个小男孩。老夫妇就把小男孩当成自己的孩子，取名叫桃太郎。桃太郎长大后力大无比，带着狗、鸡和猴子到鬼岛去冒险，打败了魔鬼，带回了很多的财宝，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把桃太郎故事引申为日本人自古就有侵略行径，诚然有点牵强，但起码可以一窥日本人好战的性格和强烈的海外扩张意识。

日本桃太郎们现实的“鬼岛”是近邻朝鲜。大约从2世纪开始，日本就在朝鲜半岛开始了“冒险”，据《日本书纪》记载，弥生时代的日本人，就常常入侵朝鲜半岛掠夺人口和财物，比如怀着大肚子的神功皇后，曾三次发兵征韩，掳来了大量人口。

4世纪以后，日本人的胃口越来越大，已经不满足仅仅掠夺，而开始在半岛南部建立殖民地和驻军。半岛南部的两个政权百济和新罗，在日本人的武力威胁下，被迫承认日本的保护国地位，向之朝贡。虽然由于高句丽的强大，日本还无法涉足半岛北部，但日本人对朝鲜半岛偏执的扩张心态，直接导致了日本不惜和强大的大唐相撞，打响了中日第一次战争——白江口之战。

其实，在白江口之战前，日本对中国的“不恭”已经有苗头了。

隋文帝年间，日本第一次派遣入隋使者。《隋书·倭国传》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倭王阿辈鸡弥遣使来隋，隋文帝问起倭国民俗。使者回答说倭王以天为兄，以太阳为弟，天还没亮就处理朝政，天一亮即停止，把白天的事交给太阳管理。

中国皇帝历来自称“天子”，隋文帝听到倭王居然和“天”称兄道弟，当然很恼火，责令日本改掉这个荒谬的称呼。

到了文帝的儿子炀帝即位后，日本使者小野妹子（男性，就这个名字，没错）再次来朝，这次，派出使者的是日本飞鸟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圣德太子。日本史载圣德太子聪明绝顶，饱读经书，笃信佛教。圣德太子是日本的摄政，他对内锐意改革，对外实行平等外交，并且把国号由“倭”改成“日本”。

圣德太子在使者携带的国书里写道：“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这回不再自称天的兄弟，变成“天子”了，果然改了称呼，但是仍然不甘屈居于中国之下，这种“不逊之词”惹得隋炀帝大为不悦，他责怪手下：“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不过，为了显示上国的威风，隋炀帝决定派文林郎裴世清回访日本。裴世清在小野妹子的陪同下到了日本难波城（今大阪），第一次有大国使者来日本，圣德太子很开心，新修馆

驿热情迎接，但看到隋炀帝的国书后，心情就好不起来了——国书第一句就是“皇帝问倭王”，一副上国对小邦的口吻，显然隋炀帝是故意警告日本：你就是海外藩王而已，别自抬身价了！

总的来说，日本这个“蛮夷”虽然“无礼”，但中日有交往史的六百余年来，两国还是远隔重洋互不干涉的睦邻。直到唐代，刀兵才第一次相见。

第一章 白江口的硝烟

——唐日之战篇

唐朝和日本打了中日有史以来第一仗——白江口海战，日本大败。这一仗确定了在东亚谁是老大，保住了朝鲜半岛将近一千年的安宁。和大个子掰手腕的结果，让小小的岛国意识到自己的全方位落后，就此放下身段恭恭敬敬的向胜利者学习。

当一批又一批满载着盛唐文化精髓的遣唐使船，顶风破浪的驶回天皇翘首以待的本国时，我们惊讶地发现，白江口的硝烟散尽后，日本也赢了。

一、朝鲜半岛是个火药桶

日本被大唐揍，其实是顺带挨了一拳。大唐的仇家是高句丽。

唐朝建国之初，朝鲜半岛上正在上演“三国演义”，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鼎足而立。其中，半岛北面和唐朝接壤的高句丽实力最强，是骚扰中原王朝东北边境的常客。半岛南面的百济和新罗则国小势弱，基本看高句丽、唐朝和日本的脸色行事。

对于唐朝来说，朝鲜半岛的混乱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早在隋代，文帝杨坚和炀帝杨广曾四次兴兵征讨过高句丽，不过结局都是虎头蛇尾。第一次文帝杨坚派遣三十万大军征讨，大军尚在中途，高句丽王高元就吓得遣使认罪，自称“辽东粪土臣元”；炀帝杨广的三次征伐也是草草收场，最后一次倾尽全国之力准备一举成功，却被山东人王薄一首销魂的“无向辽东浪死歌”搅了局。后果很严重：在遍地狼烟的军阀暴乱和农民起义打击下，杨广最终丢了性命和大隋的花花江山。

一代雄主李世民即位后，唐朝和高句丽的关系继续恶化，高句丽的权臣渊盖苏文对唐朝的外交态度强硬，经常纵兵扰乱边境。李世民岂是能惹的主？不过，唐朝立国之初，因为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所以无暇东顾。平定突厥后，成为北方各部落“天可汗”的李世民，终于腾出手对付这个不驯的高句丽了。

公元654年，李世民亲率十万大军攻打高句丽，一路拔城奏凯，但在安市的攻城战中消耗过大，冬季的严寒最终迫使李世民撤军。正是这次御驾亲征，使得李世民染上了疾病直至